



The Adventures of *Gaston Leroux*

加斯通·勒鲁
探案集·2

[法] 加斯通·勒鲁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The Adventures of *Gaston Leroux*

加斯通·勒鲁
探案集·2

[法] 加斯通·勒鲁 著 张丽娟 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斯通·勒鲁探案集.2/(法)勒鲁著;张丽娟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307-12169-0

I. 加… II. ①勒… ②张… III. 推理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2173号

责任编辑:陈 凤 责任校对:任落落 版式设计:张金花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

印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300 1/32 印张:10 字数:228千字

版次:2014年2月第1版 印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169-0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一、黄色房间之谜

001	1. 深夜呼叫
009	2. 幽灵之门
019	3. 小记者与大侦探
035	4. 寻踪觅影
047	5. 凶手在深夜出现
053	6. 幕后黑手

二、黑衣女子的香气

063	1. “黄屋谜案”之后的事情
073	2. 令人费解的霍尔达

目录
Contents

077	3. 神秘的香气
088	4. 霍尔达的童年
101	5. 惊险的旅途
114	6. 初到海格立斯
128	7. 静观其变
144	8. 关于劳斯
149	9. 意外到来的老巴布
164	10. 惊心动魄的十一号
196	11. 方塔中的黑衣女子
204	12. 令人恐惧的劳斯
212	13. 霍尔达的恐惧
227	14. 众人的会议
239	15. 夜晚的声音

目录
Contents

244	16. 追踪澳大利亚
253	17. 老巴布成了受害者
260	18. 死亡弥漫的中午
268	19. 当心疑犯逃跑
273	20. 两个杜尔杰克
297	21. 最后的真相



一、黄色房间之谜

1. 深夜呼叫

这座城市再一次轰动了。人们纷纷议论着从《晨报》上看到的一起恐怖袭击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著名的科学家山杰斯教授住在圣詹尼威森林边界处的格兰德庄园。在十月二十四号晚上，杰斯教授正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住在隔壁黄色房间的麦蒂尔德小姐遭到了恐怖袭击，袭击者目前身份不明，而麦蒂尔德小姐被诊断为重伤。

《晨报》是本市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如果只是一件简单的入室抢劫案，未必会如此轰动，那么，民众以及政府当局为何如此重视这一案件呢？当天晚上山杰斯教授所做的实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所研究的正是关于“镭”的实验，为之后居里夫妇发现“镭”起到了铺垫作用。

根据政府机关的指令，有关人员和《晨报》的工作人员对此案的细节展开了详细调查，经过对山杰斯教授家里的仆人吉姆的详细询问，案

件终于有了一些头绪。

吉姆说，每年天暖之后，麦蒂尔德小姐都会搬到黄色的房间。自从小姐搬到黄色房间之后，吉姆老爹便搬到黄色房间上面的小阁楼住。让人纳闷的是，最近几乎每天晚上，吉姆都会听到诡异的猫叫声。猫是安提茹大婶一直在养的，她是一位算命人的老婆，就住在附近。吉姆老爹打了一个冷战，他感到胸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当天晚上，他和教授、小姐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当钟响过十二下后，麦蒂尔德小姐向教授和吉姆老爹道过晚安之后便回房间了，也就是在实验室的隔壁的黄色房间。小姐进去后便将门上了锁。而教授和他则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但是吉姆老爹说他又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猫叫声，吉姆老爹感到浑身发冷，并且胸闷，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而教授当时并没有听到，可能是当时研究实验太投入了。

十二点半的钟声响起时，他们突然听到了凄惨的呼救声：“杀人啦！救命啊！杀人啦！”是麦蒂尔德小姐绝望的呼叫，紧接着，是啪、啪两声枪响，随之是桌翻、凳倒、灯摔的乱七八糟的声音。大惊失色的教授和吉姆老爹马上冲向黄色屋子，可是门被反锁了，靠人力根本撞不开。

“救命！爸爸，救我！”屋子里传来麦蒂尔德小姐断断续续、微弱而又声嘶力竭的呼救声。

“他应该是从窗户那边进去的，我过去看看。”吉姆老爹说着向外跑去。

要想到窗户那边去，就必须出城堡大门，从外面绕过去，因为房屋的窗户面对着外面的原野。吉姆老爹正向大门跑去的时候，半路碰到了闻枪声而来的布合尼亚夫妇，他们是这座庄园的看门人。吉姆老爹对他

们简述了事情的经过，吩咐布合尼亚赶紧去教授那边，自己则和布合尼亚太太向院外跑去。当他们跑到窗户前的时候，却发现窗上的铁栏杆没有任何异常，里面的百叶窗也关得好好的，没有任何异常。那么，袭击者肯定不是从这里进去的。吉姆老爹急忙和布合尼亚太太一起回到实验室，教授和布合尼亚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撬开了门。

他们进去后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景，麦蒂尔德小姐身穿睡裙，倒在地上。她全身是血，脖子上有深深的指甲印，右边的太阳穴处有伤，血还在不住地从那里流出来，滴在地上。黄色房间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室内的装饰很简单，只放了几件必备的家具。也许麦蒂尔德小姐是被人从床上拖到地上的，室中桌翻凳倒，小姐一定是与袭击者奋力抗争过的。

房间里只剩麦蒂尔德小姐一人，根本看不到袭击者的影子。房间里到处都是袭击者留下的恐怖的血手印，小姐身边还掉着一条血手绢，和一个很破旧的贝雷帽。他们仔细观察后发现，屋内的一边地上有男人的大脚印，可以得知，袭击者曾在这里来回走动。在房间的角落，他们发现了吉姆老爹的手枪。这支手枪本来是放在吉姆房间的抽屉里的。吉姆老爹检查了手枪后发现，被打过两枪。可是黄色房间的门窗都锁得严严实实，并没有任何破损。袭击者到底是如何进来，又是如何逃走的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十月二十五日，警察仔细搜查了案发现场的每一处细节。并且询问了这座庄园的建筑师，这里是否建有暗道。

这天清晨八点左右，我正躺在床上读着《晨报》里报道的这个事件，忽然有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原来是我的好友霍尔达。

那时候霍尔达十六岁，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我也刚刚成为

一名律师。我们成了朋友。十六岁的他，头像皮球一样圆圆的，于是他的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霍尔达”——意为“皮球小鬼”。他当时那么年轻，是怎么成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呢？

那是因为在十六岁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震惊并且佩服的事。那时候，欧贝拱街发生过一起女子碎尸案。现场只发现了死者的尸体，却没有死者的左脚，警察四处搜寻也没有找到。之后却有一位少年把这只左脚送到与《晨报》竞争的另一家大报——《时代报》的总编那里。这位少年是在塞纳河堤的下水道里发现那只左脚的，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时代报》的总编对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所表现出的超人的推理能力感到震惊。当《时代报》登出了《碎尸案的左脚》一文后，总编提出，录用这位大有前途的少年侦探为编辑部的外勤记者。

在记者同僚中，提起“皮球小鬼”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皮球小鬼已经十八岁，在这两年里，他屡屡创造奇迹。而我与他的友谊，也越加深厚。此时，发生了诡异的“黄色房间案件”。

霍尔达一定可以推理出这个案件的真相，我便与他讨论起来。

我问他：“你怎么看这个‘黄色房间案件’的？”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案件。简直像魔鬼干的，肯定跟安提茹巫婆的那只猫有关。”

“可是世界上哪儿有鬼？你不会真的相信这是魔鬼所为吧？”

“其实，我觉得吉姆老爹最可疑。现场发现了他的手枪，这就是线索啊。不然，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会穿墙走壁的人。很有可能是吉姆老爹作案后，通过密道悄悄返回实验室，当然，这一切都要逃过山杰斯博士的眼睛。警察费了那么大的气力，也没找到秘密通道，‘黄色房间之谜’

真是越来越奇怪了，我对这起案件也越来越有兴趣了。”

我有些不高兴地反问道：“那你能推断出来凶手是怎样逃出房间的吗？”

“我只能说那支手枪绝不是凶手使用的。其他的还推断不出来。”

“我越来越不明白你的逻辑了。”

“你记不记得吉姆老爹说，房间是从门内上着锁。你怎么看？”

“这很正常吧。”

“正常吗？那再挂上门闩呢？”

“门闩？”

“对，麦蒂尔德小姐在反锁了房间门之后，再加一层门闩，想象得到麦蒂尔德小姐一定是在小心地防备着什么。……据我推断，她一定是在极度地怕着谁，甚至把吉姆老爹的手枪拿到房中防身。可是她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和凶手搏斗的时候用枪打伤了凶手的手，所以凶手才会在墙上和门上都留下了血手印。也就是说，受伤后，凶手慌慌张张地寻找出口逃走。那时，麦蒂尔德小姐也遭到凶手的致命一击，右额太阳穴处受了重伤。”

“那么，麦蒂尔德小姐身上的伤不是枪伤？”

“应该不是枪伤。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合理的推测就是麦蒂尔德小姐向凶手开了枪。现在的问题是凶手使用了什么凶器打伤麦蒂尔德小姐？我想可能是棍棒一类的钝器。”

“可是这些还是解释不了凶手如何逃离黄色房间这个谜。”我反驳道。

霍尔达边说边站起身来：“我也很纳闷这个问题呢，为了弄清楚，

我准备去一趟案发现场。和我一起去一趟哥荣迪耶城堡怎么样？”

“我？”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引见引见麦蒂尔德小姐的未婚夫杜尔杰克教授，他现在正在哥荣迪耶城堡。”

我以前给一位律师做秘书时，曾帮助杜尔杰克教授解决过一件民事案，和他有点交情。杜尔杰克教授今年四十岁，是索尔本大学物理学教授，山杰斯家的亲密朋友。麦蒂尔德小姐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依然是一位楚楚动人的美人儿。杜尔杰克教授深深迷恋着麦蒂尔德小姐，多次向她求婚，前一阵，麦蒂尔德小姐终于同意了。

山杰斯教授是美国国籍，之前长期定居费城，自从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物质的分解》的出色论文，便在全世界名声大振。十五年前，教授带女儿来到法国，买下了这座哥荣迪耶城堡。哥荣迪耶城堡是这里最有名的古城堡之一。腓力四世（1285 ~ 1314 的法国国王）时期建起的这座城堡坐落在森林的深处，山杰斯父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专心地研究科学实验。他们搬来的时候，这里已经许久没人居住了，一片荒芜。那一年，麦蒂尔德小姐刚满二十岁，风华正茂、天生丽质，称得上是个绝代佳人。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少青年俊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小姐竟一直不打算结婚。十五年来，她同父亲一起，深居在哥荣迪耶城堡，她不知拒绝了多少门亲事，她的全部热情与心血，都倾注于科学研究之中。她的仰慕者之中却有一个一直迷恋着她，从未改变过初衷，他就是杜尔杰克教授。这次事件发生的两三周前，巴黎传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麦蒂尔德小姐终于同意与杜尔杰克教授结婚了。或许是被他强烈的爱意深深打动了。

到了哥荣迪耶城堡所在的森林，我们沿着长长的院墙走了一段之后，来到了铁栅大门前。门口有一个男人蹲在地上，正专心致志地做着什么。我们走到他旁边，他竟没有一丝察觉。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死死地盯住自己的手掌观察着什么。

霍尔达挥手示意我不要动：“我们不要打扰劳斯工作。”

劳斯是巴黎警察局的一名侦探，尽管他仅仅是一名侦探，可是他曾出色地侦破了已经毫无希望的造币局金条事件、国际银行盗窃案等大案件。因此，他大出风头。霍尔达十分尊敬这位有名的大侦探。这次“黄色房间事件”案发时，他正在伦敦出差。束手无策的警察局总监急急忙忙把他从伦敦召了回来，希望这起案件可以有所突破。

我和霍尔达就这么默不作声地站在劳斯旁边观察着。此时，劳斯一直观察着自己右手中的怀表，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地把怀表揣到衣袋里，好像是十分失望似的耸了耸肩，捡起落在脚边的手杖，一抬头，这才发现了我和霍尔达。

霍尔达摘下帽子，轻轻鞠躬，向这位名侦探致意。“请问，您是否知道杜尔杰克教授在不在城堡，这位是他的朋友——桑克莱，是巴黎的一名律师，他有事找杜尔杰克教授。”

劳斯用手指了指看门人住的小屋：“哦，本来你可以询问一下看门人的。很不凑巧，三十分钟之前，看门人夫妇双双被捕了。”

“被捕了？”霍尔达高声叫起来，“为什么逮捕他们？”

劳斯侦探耸肩：“他们很有可能是同案犯。”

“这么说，是您下命令，逮捕了他们？”

“怎么会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我相信这对夫妇与这个案子完

全无关，并且……”

“并且什么？”霍尔达十分有趣地问。

“不，没有什么。”劳斯侦探突然不再说下去了。

“看来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什么同案犯。”霍尔达小声说。

劳斯侦探认真地盯着霍尔达的脸说：“嗨，看来，你好像对这一案件有独特的见解啊。可是，你还没有到城堡内去仔细看一看。”一阵马车声从城堡里面传来，劳斯侦探转身看了看说，“你不是要见杜尔杰克教授吗？瞧，运气来了。”一辆双轮马车从城堡里出来了，杜尔杰克教授从车窗里伸出头，可以看得出他满面悲痛，脸色发青。他请劳斯把大门打开。还说他要赶乘下一趟火车去巴黎，从这儿到车站，时间很紧张。这时，他忽然认出了我。在劳斯开门的同时，杜尔杰克教授问我在这么悲惨的时候来到这里有什么事。

我急忙问道：“麦蒂尔德小姐伤得严重吗？现在身体怎么样？”

“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无论如何，她必须活下去。”杜尔杰克说道。

“看来，我还应该去里面看看。”劳斯侦探说完，便一个人向城堡走去。

我赶紧介绍说霍尔达是我的朋友，是一名记者。本来因为担心误火车而焦躁不安的杜尔杰克教授，一听是记者，更显出不快：“对不起，到埃皮纳勒车站至少需要二十分钟，我失陪了。”他急急忙忙地说着，举起了马鞭，准备扬鞭离去。就在那一瞬间，霍尔达突然抓住缰绳，用力拽住马车，口中念念有词，朗诵出一些我全然听不懂的诗来：“牧师馆的美梦！花园的光辉！一切和记忆中一样！”

杜尔杰克教授听到后，身体突然摇晃起来，本来就铁青的面色变得更加难看。他紧紧地恐怖地盯着霍尔达。他慌乱地从马车上跳下来：“你、你想干什么？！”他紧张地咽着唾沫，双眼发出恐怖的光芒，“我明白了。那么，走吧！”他呻吟着，转身返回城堡。霍尔达紧紧地抓着马缰，随他一同向城堡走去。

2. 幽灵之门

在古塔和路易十四年代改建的建筑之中，有一个近代建筑将全部建筑联结起来。正门就在这正中的近代建筑上。我们走到正门后，发现有两名警察站在古塔的小门外，据说塔的底层过去曾是监狱，如今成了仓库。看门人夫妇就被监禁在那里。杜尔杰克教授带我们从正门进入城堡，参观了中间这部分近代建筑。

霍尔达一直紧紧地盯着教授。随着他的视线看去，我发现他一直在注视着教授的手，他的两只手戴着手套。一会儿，我们来到一间摆设着古香古色家具的小客厅。

杜尔杰克教授不慌不忙地转向霍尔达，冷淡地说：“现在可以说说你有什么问题了。”

霍尔达也表情冷淡地说：“我们应该先握握手。”

“什么意思？你……”杜尔杰克教授不由自主地往身后退了一步。

这时，我才明白，我的朋友怀疑杜尔杰克教授就是那个可恶的凶手，不料，教授慢慢地摘下手套，伸出手来，“这样，你满足了？”

“不，还没有。”霍尔达摇摇头，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想和教授单独谈谈。”

我只好先出去，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霍尔达和杜尔杰克教授一起从客厅里走了出来。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就在我出来之前，他们两个人还是那么不友好，这才过了一会儿，他们简直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

“我们准备现在就去那间黄色房间，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吗？”霍尔达笑眯眯地问我，“看来，今天一天都要麻烦你了，一会儿调查完那间黄色房间，我们一起去吃午饭。饭后，我要给报社写稿子，然后麻烦你帮我送到编辑部去行吗？”

“当然可以。”

“今天晚上，我准备住在这里了。”

我愣住了，霍尔达表情很认真，我扭头看看杜尔杰克教授，他的面色也很平静。

当我们路过古塔时，突然听到一男一女的抽泣声，应该是看门夫妇的哭泣。

“警察为什么要逮捕他们？”霍尔达问杜尔杰克教授。

“其实这件事也有我的责任。”杜尔杰克教授答道，“昨天，检察官来时，我对他说，研究所离大门很远，可是吉姆老爹刚刚跑出研究所没多远，就遇上了看门人夫妇，算起来，那时距枪响不过两分钟时间。不管怎么说，听到枪声之后，换下睡衣，再跑出那么远的一段路，仅仅

用两分钟时间是难以解释的。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的。结果，检察官就把他们关起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这事的确很奇怪。”霍尔达点点头，“两个人确实都换下了睡衣？”

“对，两个人穿得整整齐齐，布合尼亚甚至还穿上了皮靴。平时，他们夫妇是九点钟准时上床的，这么快穿戴好了，一定是事先有准备。当然，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断言布合尼亚夫妇是凶手。至少有同案犯的嫌疑，所以，我建议检察官将他们拘留了。”

“但是，假如他们真的是同案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他们不应穿戴整齐。正相反，他们应该故意穿戴不整；或者，他们根本不跑出来，那样，他们就不会露出什么马脚了。”

“不过，他们半夜在外面转悠什么呢？他们可以讲清楚嘛！”

“这也许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这个原因没准和这起案件有关。”

我们边说边走着，到了研究所，在橡树园的深处，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

这座建筑十分奇特，一面白色的墙上看不到一个窗户，只有一个小门，宛如荒林深处的一座坟墓。在门口有几级石台阶。霍尔达在台阶前站住了：“杜尔杰克教授，您认为凶手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显而易见，”教授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悲痛的愁云，“那个可恨的男人，一开始就想杀死麦蒂尔德小姐，从勘查现场的结果看，在小姐脖子上致伤的人，和在墙上留下手印的人是同一个人。”

“手印？您说的就是那个血手印吧。”我在一旁插言道，“那个手印是否有可能是麦蒂尔德小姐受伤后，自己扶墙留下的呢？”